

第一章 故事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儋州港在慶國的東麵，雖然靠著大海，但由於最近南方的幾個港口已經建設起來了，預計中的往西方去的海路也早已經聯通，所以國家的貿易重心已經移往了南方。這個港口就漸漸顯出了頹敗，往日熱鬧的港口早在幾年前就變得安靜了起來。

海鷗自在地飛翔著，不再有那些可惡的水手來騷擾。

而原本就居住在儋州港的居民並沒有覺得生活有太大的變化，雖然收入減少了一些，但皇帝陛下早就免了這裏的幾年稅收，所以日子過的還可以，而且這個海港很美麗，如今又變得安靜了，自然更加適合人們居住。

所以偶爾也會有些大人物會選擇在這裏建造莊園。

但由於離京都的距離太過遙遠，所以真正留下來的官員並不多，勉強能算得上的，應該是城西那家院子裏的老太太。

聽說老太太是京城裏司南伯爵的母親，選擇來這裏養老。城裏的居民們都知道司南伯爵似乎很受皇帝陛下的賞識，一直沒有依照法例外派，而是留在京城的財政部裏做事，所以大都對那個院子表示了足夠的禮貌和敬畏。

但小孩子是不懂這些的。

這一天風和日麗，大人們坐在酒館裏享受海風所攜來的鹹味和濕氣，享受鹽漬的梅子和杯子裏的那些酒水。

也有一堆十幾歲的少年正圍在城西司南伯爵別府的後門石階外，密密麻麻的，不知道正在做什麼。

往近處看，才發現是個十分有趣的場景，原來這些少年都是在聽一個隻有四五歲的小孩子講話。

小男生長的很漂亮，眉毛如畫，雙眼清亮無比，聲音卻還是奶氣未褪，但說話的語氣卻是老氣橫秋的厲害。

隻聽他歎了口氣，小小的胳膊比劃道：“話說那楚門走到牆邊，發現那裏有個梯子，所以一步一步地走了上去，找到了門，所以推門而出...”

“然後呢？”

“然後？然後...自然就是回到人世間咯。”小男生嘟著嘴，似乎很不耐煩旁邊比自己大的少年們居然會問出這樣弱智的問題。

“不會吧？難道不會去把那個什麼什麼哈尼...”

“哈尼死。”另外一個少年接話。

“對，難道楚門不去把那個哈尼死打一頓出氣嗎？就這樣被關了好多年。”

小男生聳了聳肩：“沒有哎。”

“噯！真沒勁，範閑少爺，今天這故事可沒有前幾天的故事好聽。”

“那你們喜歡聽什麼？”

“縹緲之旅。”

“風姿物語。”

“噯！”叫範閑的小男孩，對著四周比自己大的孩子們比了個中指，“打打殺殺不健康，四處挖寶不環保！”

院裏忽然傳來一個極為憤怒的聲音：“少爺！你又到哪兒去了？”

圍成一圈的孩子學他模樣也比了個中指，隻不過人數多，所以顯得壯觀許多，同聲發道：“喊！”然後笑嘻嘻地散了。

叫範閑的小男孩兒從石階上站起身來，拍拍屁股上的灰塵，一轉頭就跑進了院子，隻是關門之前，那雙機靈勁兒十足的眼睛，瞄了瞄對麵雜貨鋪裏那個年青的瞎子老板，臉上浮現出與他年紀完全不相符的複雜情緒，然後輕輕地關上了木門

—

這是範慎來到這個世界上第四年。這些年裏，他終於明白自己不是在做夢，自己是真的來到了一個未知的世界，這個世界與自己記憶中的那個世界似乎是一樣的，但又似乎有很多不一樣。

通過偷聽伯爵別府裏下人的說話，他終於明白了自己的身份，原來自己是京都司南伯爵的私生子。

就像一般的豪門恩怨劇一樣，私生子的身份很容易遭致大姨媽、二姨奶之流的毒手什麼，而自己那個便宜老爹似乎又隻有自己這一個兒子，為了延續伯爵的血脈，所以自己被送到離京都十分遙遠的儋州港來了。

這些年來，他漸漸地習慣了自己的身份。雖然說一個成年人的靈魂被困在一個幼兒的身體裏，不論是生理還是心理上都要經受完全不一樣的體驗，如果換成一個正常人，隻怕會發瘋但很湊巧的是，範慎前世的時候，就是個重症肌無力患者，在病**已經躺了很多年，現在隻是有些行動不便而已，與前世的淒慘情形比較起來，也就不算什麼，所以他現在寄居在這個小兒身體之中，並沒有太多的不適應。

最不適應的其實是現在的名字，在他一歲的時候，京都的伯爵大人寄了封信來，將他的名字取成：範閑，字安之。

這名字不好，聽上去很像他原來家鄉裏罵人的話“犯嫌”。

但他的外表隻是個小孩子，所以根本不可能用言語表示反對。

前世在醫院裏治病的時候，前期還可以扭動頭部，所以經常央求那個可愛的小護士給自己買些盜版影碟和書籍來看。

在伯爵府中住久了，雖然老夫人外冷心熱，骨子裏很疼愛自己，府裏的丫環下人也沒有因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另眼看待，但是無處與人交流的痛苦還是讓他有些不爽。

難道能和丫環去說自己是另一個世界來的人？難道能告訴教書先生，自己其實能認得這書上所有的字？

所以他經常偷偷溜出伯爵府側門，和街上那些平民的孩子一起玩，更多地是在給他們講故事，講自己那個世界裏的電影。

似乎他想以此來提醒自己些什麼，提醒自己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，自己的那個世界裏有電影有網絡，有YY。

直到今天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講述了楚門的世界這部電影。這電影的劇情本就有些木然，又沒有金凱瑞在那裏扮可愛，所以他應該很清楚，這些儋州港十幾歲的少年們根本不可能喜歡。

但他還是講了。

因為他的內心深處總是有一種荒謬感，自己明明是要死的人，為什麼會忽然在這個軀體裏？不免會想到那部電影...也許，眼前的這些人這些街道，天上飛翔的這些海鷗，都是被人安排的？

就像楚門一樣。

楚門最後發現了他身處世界的虛假，所以毅然地坐船而行，找到了出口。

但範慎，不，應該是範閑...知道自己不是楚門，這個世界確實是真實存在的，並不是一個大的攝影棚。

所以他發現自己天天講故事提醒自己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，這本身就是很荒謬的一個舉動。

